

論文提要

本文旨在分析黎紫書的馬華民族歷史小說〈州府紀略〉和〈國北邊陲〉中其最為人津津樂道的「死亡」及「性」這兩個意象。筆者認為，在馬華離散文學的語境中，〈州府紀略〉和〈國北邊陲〉裡的「死亡」和「性」具有一致的象徵意義：前者象徵馬華民族身份及記憶在兩代之間的斷裂，而後者則象徵民族身份及想像出於求生本能而產生的轉化與救贖。

筆者認為，這兩部小說裡的「死亡」象徵民族及其身份想像的消亡，而這種消亡使兩代之間的民族身份和歷史意識出現斷裂。〈州府紀略〉裡的敘事者「我」和死了的主角譚燕梅的距離，象徵意義上即為「我」和那個年代的馬共想像及民族身份想像的距離；「死亡」導致上一代的馬共情結無以延續，下一代亦無法繼承馬共認同。〈國北邊陲〉裡家族的詛咒使「你」滿懷「香火不可斷」的民族情義。兩部小說都指涉「死亡」造成（和即將造成）的民族歷史斷裂帶來的迫切和滄桑。

「性」隱喻小說主人公被迫直面自身文化身份認同與其他文化之間的關係，直至讓步，以求生存。〈州府紀略〉裡，譚燕梅與馬共黨員劉遠聞的性關係，象徵著馬華族裔尋求中國性的身份認同，並最後通過「性」的儀式和關係來獲得實現。在〈國北邊陲〉裡，「性」是放棄狹隘的國族使命，與馬來西亞本土認同相結合的象徵；如果大馬華人必須有「根」，那麼東卡阿里就是那個「根」，讓他們活下來的、真實存在的「根」。